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二編

林慶彰主編

第7冊

《尚書·洪範》考辨與解釋

黃忠慎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尚書·洪範》考辨與解釋／黃忠慎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序 2+ 目 2+160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7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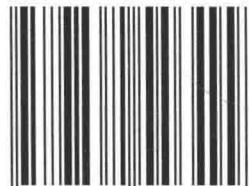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649-9 (精裝)

1. 書經 2. 注釋 3. 研究考訂

030.8

100015766

ISBN-978-986-254-649-9



9 789862 54649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七冊

ISBN：978-986-254-649-9

《尚書·洪範》考辨與解釋

作　　者 黃忠慎

主　　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十二編 55 冊 (精裝) 新台幣 9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尚書·洪範》考辨與解釋

黃忠慎 著

作者簡介

黃忠慎，1984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1986年進入靜宜大學服務，擔任中文系專任副教授，1991年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1994年升等為教授。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擔任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研究領域為《詩經》學、《尚書》學、四書學、經學史等。著有《尚書洪範研究》、《惠周惕詩說析評》、《四書引論》、《朱子詩經學新探》、《嚴粲詩緝新探》、《詩經全注》、《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覽比較研究》等書。曾獲國科會優等研究獎（1994年）、彰化師大文學院優良著作獎（2004年）、彰化師大傑出研究教師獎（2010年）。

提 要

〈洪範〉是《尚書》中的一篇名作，相傳是周武王滅商之後，箕子向周武王陳述「天地之大法」的記錄，文中提出了帝王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九種統治大法，此即著名的「洪範九疇」。

一般認為，「〈洪範〉九疇」的提出，意在神化君權，並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此一治國大法深受周王的重視，並加以奉行，其後對後來的統治階級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引導作用。

不過，〈洪範〉究竟完成於何時，歷來的學者有些爭議。有謂作於西周之初者，有謂作於春秋時代者，有謂作於戰國之前者，有謂作於戰國初年者，有謂作於戰國以後、秦統一之前者，有謂戰國末年晚出者，異說之多，不一而足；此外，〈洪範〉的字句解釋及其所蘊含的思想細節，研究者的見解也不盡相同。當然，這些都是文本詮釋的正常現象。

本書針對學者對於〈洪範〉完成的時代之不同意見，進行檢視與考辨；對於〈洪範〉所出現的異文，也有所蒐證；最後則是以集釋的方式將前賢對於文字的解釋予以蒐集、整合。希望能以此對於〈洪範〉學有基本的貢獻。

序

殷、周之際，中國尚無哲學理論，然哲學思想則自古有之，惜乎文獻不足，唯《書》與《易》耳，以致吾人難知殷、周有何嚴密之哲學體系。

雖然，《書》、《易》與後世儒、道二家思想，仍為本枝相關。據近人雷海宗先生之說，周既滅殷，崇鬼奉神之習俗未嘗稍衰，是時宗教方面之職官有二種與後世哲學密不可分，其一曰筮人，其次曰史官。前者專司以八卦占吉凶，後世之道家哲學即以此派思想為出發點。後者專司撰定國家之詔命與策令，此乃我國檔案制度之起源，後世之儒家哲學即以此派思想為出發點（說見范壽康《中國哲學史綱要》，台灣開明書店出版）。雷氏以道家思想源於《周易》，儒家思想源於《尚書》，此說尚待商榷，蓋《周易》由根本原理探究宇宙萬象之起源，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闡釋宇宙萬象之變化；由太極一元論，說明萬象變化不離其本；此為後世中國哲學宇宙論之發端，受其啓示者固不止道家一派也。然雷氏儒、道二家前有所承之說，則客觀持平，允為的論，此因任一偉大之思想體系，必有其源遠流長之思想因素，斷無突然萌生之理也。是故，吾人研究中國哲學史，當自《尚書》、《周易》始。至若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截斷老子前之春秋哲學思想，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置《易傳》於秦漢之際之儒家，凡此皆蔑視中國哲學之源起，恐不足取。

夫《周易》者，極數象之神奇，窮理哲之邃奧，然以非斯編研討之範疇，姑置不論。而竊按《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內容性質，約等於後世政府之檔案文件。其撰者蓋為殷周之史官（或有後人增竄之字句，然多為孔子前之作品應無可疑），所記述者為唐、虞、夏、商、周五代君臣之言論、文告及其大事。易言之，其內容不外古帝王之政績、訓令，以及彝倫道德之根源，因之，吾人不欲研究先秦之思想、學術則已，否則《尚書》實為不可不治之珍貴文獻也。

章實齋云：「六經皆史也。」（《文史通義·內篇·易教上》）《書》為六經

之一，由其內容觀之，誠名副其實之史書。正因其爲史書，吾人始可由其珍貴之史料，考察上古政治哲學之思想與政教形態之淵源。於此，二十九篇中，最可注意者厥爲〈虞書〉各篇與〈周書〉之〈洪範〉。

〈虞書〉之中心思想爲德治主義，作者將古神話人物人格化，藉其言論以發揮一己之政治理想。茲綜觀〈虞書·堯典〉、〈臯陶謨〉二篇，其政治思想固極進步，然尙無完整之體系可言，因之，覈論二十九篇中最具系統之政治哲學者，當非〈周書·洪範〉莫屬。

〈洪範〉歸納人君治國安民之道爲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等九疇，誠可謂上古之建國大綱也。此九疇，依〈洪範〉作者之說，乃天神所指示之治國大道。人君欲治國平天下，永保天命，唯遵行〈洪範〉九疇一途。此九疇係以皇極爲中心，五行、五事言人力、物力宜調和；八政、五紀言地利、人時應配合；三德、稽疑言人事須一致；庶徵、五福六極又寓天人合一之理。以皇極爲主，先言民生之所需，終以人生之好惡，循序漸進，而〈洪範〉之體系於焉告成。

宋儒趙善湘云：「〈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既判之後，天界之聖人，而實任彝倫攸敘之實；行虧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

（《洪範統一》）誠哉斯言！清儒胡渭譽之爲「如日月之麗天」（《洪範正論》），亦非溢美之辭，以〈洪範〉非僅代表中國上古之政治理想，其治國原則，固爲後世儒家所繼承，影響所及，國父手創三民主義亦因襲而光大其說也。

本編探討〈洪範〉，義理、考證兼顧，文分四章，首章〈緒論〉重在〈《洪範》大義〉一節，總述〈洪範〉之政治哲學。次章研究〈洪範〉之著成時代，文中對民國以來力主〈洪範〉晚出（僞作）之諸先生頗有詰難，此非泥古而敢妄評前輩之說，以諸先生以一僞字而否定固有文化之寶典，似疑古而失之太過也。三章蒐羅〈洪範〉異文，並嘗試論定之。四章蒐集各家之訓詁，博采眾說，以廣異聞；按語中有援據先賢之說者，以其皆有發揚闡述之功也，而鄙見所及，亦妄綴其間，取舍從違，悉無門戶之見，惟求其近道而已。

斯編撰述期間，幸蒙胡師自逢不憚煩瑣，析疑解蔽，激勵有加，始克完稿。今日重整，又蒙臺北花木蘭出版社同意付梓，此皆難得之機緣，特誌於此，以示銘感之意。

2011年7月黃忠慎重識於台中自宅



目

次

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尚書》釋名	1
第二節 〈洪範〉大義	5
第二章 《尚書·洪範》著成之時代	11
第一節 有謂作於西周之初者	11
第二節 有謂作於康王之後，戰國之前，或春秋時代，孔子之世者	17
第三節 有謂作於戰國初年者	24
第四節 有謂作於秦統一以前，戰國以後者	31
第五節 有謂戰國末年晚出者	41
第六節 結語	45
第三章 〈洪範〉異文集證	49
第四章 〈洪範〉集釋	69
一、五行	84
二、五事	89
三、八政	93
四、五紀	95
五、皇極	99
六、三德	111
七、稽疑	117
八、庶徵	124
九、五福、六極	132
參考書目	135
附錄一：《尚書》小論	141
附錄二：《通志堂經解》所收元儒《書》學要籍簡評	15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尚書》釋名

《尚書》爲我國五經之一，其地位之崇高，自無庸議，唯先秦典籍無不僅以「書」名之。^{〔註1〕}《墨子·明鬼下》雖有「尚書」一辭，然非必指今之《書經》，〈明鬼·下〉歷述〈周書〉、〈商書〉、〈夏書〉言鬼神之語，而總案之云：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

以「尚書」二字形容〈夏書〉之古，是乃泛語，非專名也。〈明鬼〉之著成，近人屈萬里先生疑當在戰國中葉之後，是爾時墨經雖有尚書之名，而固非後世儒家所謂《尚書》之實也。^{〔註2〕}

「書」之名義，求之尚書本書，〈顧命〉云：

「太史秉書，由賓階隣。」

〈金縢〉云：

「啓鑰見書，乃并是吉。」

是書者，本爲記事記言之泛稱。

其次求之後世字書，許慎云：

「書，箸也。」(《說文》聿部)

「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說文·敘》)

劉熙云：

〔註1〕 「書」字以爲書籍之泛稱，始見《左傳·昭公二年》及《墨子》。

〔註2〕 見屈萬里：《尚書釋義》，華岡出版部印行。

「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箸也，箸之簡紙永不滅也。」(《釋名·釋書契》)

張揖曰：

「書，箸也，如也，記也。」(《廣雅·釋言》)

是字書之作者皆以書爲典籍之通稱，究其所以，蓋因漢世之後，五經之《書》已定名爲《尚書》矣，爲防混淆，故而以「書」爲經史之總名。

至如專指《尚書》之《書》，前人亦多有釋名，如荀子云：

「《書》者，政事之紀也。」(《荀子·勸學》)

孔穎達云：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尚書正義·序》序)

楊時曰：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書》者，記言之史也。」(《書義·序》)

吳澄曰：

「《書》者，史之所記錄也，从聿从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倉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動。」(《書纂言·序》)

凡此皆以《書》之作者、內容釋《書》。今案《書》之作者確爲史官，此當無可置疑，唯所謂左右二史，分記言動，則殊非事實。《漢志·六藝略》敘《春秋》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而《禮記·玉藻》曰：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與《漢志》所言相反。且不論此，即「言爲《尚書》」一語亦有待商榷，蓋《今文尚書》二十八篇，非純爲記言之文，如〈堯典〉記堯、舜舉人時，有君臣問答之辭，亦述唐、虞二帝之事，應爲記言兼記事之文。至如〈禹貢〉記九州、名山、大川以及定賦封國，純爲記事之文，直無一言一語矣。他如〈周書·金縢〉記武王、成王時事，亦純爲記事之文，〈顧命〉(含〈康王之誥〉)記成王臨終之命、康王即位儀式，以及康王初朝諸侯之況，亦以記事爲主，

由是可知，《尚書》固以記言之文為多，然不可謂無記事之篇也。

先秦典籍既皆但言「《書》」，而不言「《尚書》」，然則《尚書》之名始於何時何人？此說頗紛繁。劉歆《七略》云：

「《尚書》始歐陽氏先名之。」

謂西漢歐陽生始名《尚書》，此一說也。鄭康成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書正義·尚書序·疏》引）

以《尚書》之名始於孔子，此二說也。《史記·儒林傳》：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偽孔《傳》〈序〉：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孔穎達《疏》云：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

以《尚書》之名始於伏生，此三說也。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云：

「周秦傳記無稱《尚書》者，太史公自序曰：『余聞之先人曰：「堯舜之盛，《尚書》載之。」』太史談年輩略與張生、歐陽生等，《尚書》連言，蓋以此最溯。」

謂《尚書》之名始見《史記》自序述司馬談之言，此四說也。

按：伏生之前，無名《書》曰《尚書》者，而伏生所著書，則名曰《尚書大傳》。（由其弟子輯錄遺說而成）自後人多以《尚書》名《書》，以是言之，以《尚書》為《書》之專名，《史記》、偽孔以為始於伏生，說殆可信。

《尚書》一名起於西漢伏生，已如上述，然則《尚書》之義又何所取？今案漢晉間釋《尚書》名義者多家，要可歸納為下列三說：

（一）訓尚為上，以上為上天，謂《尚書》猶天書，尊而重之之辭也。是說倡自緯書《尚書·璇璣鈐》：

「《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書務以天言之，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註3〕

〔註3〕見清黃奭《黃氏逸書考》，藝文印書館印行。

鄭康成《書贊》承其說云：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尚書正義·尚書序·疏》）

（二）訓尚為上，以上為君長，謂《尚書》者乃「上所為，下所書也」，是說倡自王充《論衡》：

「或謂《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須頌》）

王肅《書》注本之云：

「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尚書正義·尚書序·疏》引）

（三）釋尚為上古，以其為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是說由緯書《春秋·說題辭》率先提出：

「《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授命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尚書》凡百二篇，次第委曲不紊，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等引）

馬融云：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尚書正義·尚書序·疏》引）

劉熙云：

「《尚書》：尚者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釋名·釋典藝》）

馬說與劉說蓋皆自《春秋·說題辭》出，但以「上世帝王」專指有虞氏與唐堯耳。

王充於《論衡·須頌》雖以《尚書》為「上所為，下所書」，唯於〈正說〉又云：

「尚書者，以為古帝王之書。」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曰：

「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

僞《古文尚書·序》云：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孔穎達云：

「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偽《古文尚書·序·疏》）

孔氏雖言之極詳，然其說仍自《春秋·說題辭》出也。

按：《書》緯《璇璣鈐》以《尚書》爲天書，固迂誕難信，鄭康成以爲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亦不免於附會，蓋《書》若經孔子撰定即尊之曰《尚書》，然則《易》、《詩》、《禮》皆經孔子修篡，亦當名之曰《尚易》、《尚詩》、《尚禮》乎？其次，《論衡·須頌》言「上所爲，下所書」，上指帝王，下指臣子；王肅以爲「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兩說亦皆未周。如前所言，尚書固以記言爲主，記事之文亦屢見，易言之，《尚書》所載者，帝王之「爲」、「言」皆有，「下」或「史」所書者，固不獨上所「爲」或「言」也。再者，所書者既爲「下」爲「史」，「上」但有「爲」有「言」而未「書」，則應名「下書」或「史書」，何得稱「《尚書》」？

由上分析，可知論《尚書》得名之義者，雖頗分歧，要以第三說爲然，唯主是說之馬融以「上世帝王」專指有虞氏，劉熙以爲專指唐堯，今考《尚書》之內容兼及五代帝王之所爲所言，則馬、劉之說仍不如《春秋·說題辭》、《論衡·正說》以及《經典釋文·敘錄》諸說之允當也。

第二節 〈洪範〉大義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秦漢最盛行者，厥惟〈洪範〉，〔註4〕而最能代表上古之政治理想者，亦非〈洪範〉莫屬。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書序〉之作者，班固以爲孔子，〔註5〕《論衡·正說》則云：「按百篇之〈序〉，闕遺

〔註4〕 伏生爲之作〈五行傳〉，劉向、許商爲之作〈五行傳記〉，具見《漢志》。此外，《呂氏春秋》、《春秋繁露》、《白虎通》俱有說解，《史記》錄入〈宋世家〉，班固刪之入〈五行志〉，其學可謂盛極一時矣。

〔註5〕 《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孔子作〈書序〉百篇之說所本。

者七十一篇。」又云：「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據此則偽《古文尚書》未出之前，世人未見〈書序〉。

先儒說《尚書》多以〈書序〉爲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一，其中尤以清陳壽祺《左海經辨》中之《今文尚書有序說》持之最力，所舉凡十七證。康有爲著《新學偽經考》有〈書序辨偽〉一文，已就陳氏所舉之十七證，一一駁之矣。^[註 6]康氏之結論以爲〈書序〉出於劉歆，此說雖未必可信，然〈書序〉之晚出殆無疑義。近人屈萬里先生云：「戴東原〈古今文尚書辨〉，謂『〈序〉爲伏生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亦謂『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惟陳壽祺著〈今文尚書有序說〉，以爲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中一篇即爲〈書序〉。王先謙氏雖以爲伏生二十九篇不括〈書序〉，然亦謂今文自有〈序〉，與古文不同。今按其論證，祇不過可以證明《尚書大傳》所述，有超出二十九篇以外之斷簡殘編與三數篇名耳，固未能確然證明伏生曾見〈書序〉也。然則〈書序〉者，果孔壁中所出也。至於〈書序〉著成時代，大抵不能早於戰國末葉。蓋《毛詩》之〈序〉，其著成時代不得前乎毛公，《周易·序卦》之著成，亦不能前乎戰國晚年。〈書序〉蓋亦此種風氣下之產物。觀乎〈湯征〉及〈太甲〉兩〈序〉，皆襲《孟子》爲說，則其著成時代，不得上至戰國中葉，可以斷言。然則所謂百篇《尚書》之形成，亦必在此時也。」^[註 7]其說以爲〈書序〉乃孔壁中所出，雖乏直接證據，然確可駁《漢志》以爲孔子作〈書序〉之說也。

〈書序〉既係晚出，其說自不宜過信，孔穎達爲〈洪範·序〉作《疏》云：「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據此則〈洪範〉九疇之著於《書》，肇因紂王暴虐無道，引起諸侯之革命，武王克殷建周，尊重殷之遺賢，乃訪求之，此篇即武王訪箕子，箕子爲其陳述之建國綱要也，然此說亦僅可視爲傳言耳。有關〈洪範〉之著成時代，本編已闢專章討論（詳第二章），茲不贅述，有待一提者，〈洪範〉之可貴，在其爲一篇極有系統之政治哲學著作，文中所述治國安民之道，歷千古而不朽，討論其成於何時何人，固其餘事也。

[註 6] 康氏之文甚長，茲不具引。請詳見康有爲：《新學偽經考·書序辨偽》，第二辨，〈今文尚書無序〉。

[註 7] 見屈萬里：《尚書釋義》，華岡出版部印行。

夫〈洪範〉所記者，乃箕子所陳之「大法」。（註8）此一治天下之大法凡九類，故稱九疇，經文曰：「初一曰五行，初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繩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綱下申言其目，茲逐一概述如下。

（一）五行——水、火、木、金、土也。

此本宇宙現象之構成元素，內蘊萬事萬物之體性，發揮相需相成之功能。就人生而言，此乃不可或缺之生活必需品，就原料而言，經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就五者之性質而言，經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水潤萬物而就下；火焚萬物而升上；木橈萬物，可使之曲，亦可使之直；金悅萬物，而其形可任人更改；土則生成萬物，可以種，亦可以斂；五者之性質如此。就其作用而言，經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蔡沈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之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切於民用也。」（註9）

要之，五行乃人類利用自然，造福民生之物質。能知物之本質與本性，則能使物盡其用，故天子須察五行之理，而善加調和運用，如此庶幾可以統御天下，領導萬民而無失矣。

（二）五事——貌、言、視、聽、思也。

此乃人加涵養德性之道。經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按：人君高居上位，領導群倫，當有爲君之道，此五事即人君修身克己之法也。貌恭者，正其衣冠儀容之謂；言從者，不悖情理之謂；（註10）視明者，能明事理，別是非之謂；聽聰者，如言從諫之謂；思睿者，慎思明辨之謂也。夫人君既見尊爲天子，理應爲臣民之表率，能敬用五事，則可修己、可治人矣。

（三）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

此乃政治上之職掌分類。食、貨乃人民之經濟生活，建國之首要在民生，

〔註8〕 偽孔《傳》云：「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註9〕 見蔡沈：《書經集傳》，卷四。

〔註10〕 偽孔《傳》云：「言曰從，是則可從。」吳闇生《尚書大義》云：「從，順也。順於理也。」

故先置司民食與掌財貨之官。祀為古代國之大事，為使民德歸厚，故又置掌祭祀之官。^(註 11)食貨而後祀，政雖未備，猶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註 12)僅有其始，尚不完備，故再置掌民土地居處之官，使民安其居；然後置掌教萬民之官，以開導人民。^(註 13)為防不受教者作亂，故再置掌詰盜賊奸慝之官，如此則內政備矣。內政備，可致力外交。諸侯與天子間，國與國間，往來交際，相互賓待，須有一定之禮法，方能敦睦邦交，故設掌諸侯朝覲之官。最末則為軍隊，蓋兵可備而不用，然不可一日不備，有備無患，無兵則難禦外侮，軍隊負安內攘外之重任，不可忽視，故又置掌軍旅之官。^(註 14)

（四）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

此乃唐虞以來，觀象授時之要政。星謂二十宿，辰謂十二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節氣；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註 15)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最重天時、曆數，《論語》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註 16)《尚書·堯典》亦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註 17)是五紀所以協天時，敬人事也。

由五紀可推及一切行事，蓋凡事皆須合乎時宜，猶如稼穡，不得其時，則必不能有所獲矣。為政亦然，失其時，則不能得其宜矣。

（五）皇極

此敘述天子須以大中至正之德懷，以為四海萬民之楷模。皇極者，君權之法則也。^(註 18)國君在位，應建立其當行之法則，即至善之標準。其標準者何？經文言之極詳：「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猶猶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梵獨，而畏高

[註 11] 曾子曰：「慎終歸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註 12] 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下》)

[註 13] 此即孔子所謂「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詳《論語·子路》「子適衛」條)

[註 14] 《論語》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

[註 15] 假孔《傳》有說，詳《尚書正義》，卷十。

[註 16] 見《論語·堯曰》。

[註 17] 今本假《古文尚書》以上為《舜典》。

[註 18] 假孔《傳》：「皇極，大中之道。」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經之所以不憚反復解說，正以皇極乃九疇之核心，亦即政治建設之最高目標也。

皇極既立，天子即須以此爲施政之本，一切設施以民爲重，庶民無分貴賤，亦須共同信守，以輔成「王道」。在上者凡事能以民爲本，百姓能與人君同心協力，則何患政不舉，國不治乎？

（六）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

此乃基於皇極之大題下，天子治人之措施也。治道應因人而異，不宜墨守成規，和平安祥之人，可以正直治之；彊暴而不馴服之人，改以嚴厲剛猛之手段治之；和順之人，則懷柔之而已。耽於逸樂之人，則以剛強之手段治之；高明君子，則以柔和之度優禮之。（註 19）此皆政治原則之靈活運用，一言以蔽之曰：治道之運用不拘一格耳。

（七）稽疑——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卜筮也。

上古凡遇疑難之事，每用卜筮以作決斷，尤以崇信鬼神之殷商爲然。以今日知識之進步，科學之昌明，卜筮決疑之法，固可譏之爲迷信，然古人既以爲宇宙人生咸受神之支配，亦即上天可主宰一切，則卜筮自有安定人心之作用在，吾人不可以今人之觀念論其價值也。況經言「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則亦非完全仰賴卜筮，由此可證吾國民本思想自古有之矣。人君有疑待決，先在心中思量，其次與卿士、庶民共同策畫，然後質諸蓍龜，此正表示行政貴在以民爲本，以眾人之意爲意，如是則一切設施非僅合乎天意，亦且順乎民心也。

（八）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也。

此王道實現與否之各種徵驗。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氣候之變化，影響國計民生至鉅，故於自然界所顯現之徵象，無不重視之。經文曰：「（雨、暘、燠、寒、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按：

[註 19] 此節之訓詁詳見本編第四章〈洪範集釋〉。